



世界经典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三)

〔俄〕列夫·托尔斯 著

胡 鹏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第五卷 .....	员
第六卷 .....	员源

## 第五卷

## 员

离斋期只有五个礼拜，雪儿巴茨卡娅公爵夫人原以为在这之前举办婚礼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连半个嫁妆也来不及办齐。但后来她又不能不同意勒文的意见：过了斋期再办就太迟了，因为雪儿巴茨基公爵嫡亲的老姑母重病在身，眼看已不久于人世，要是一旦服丧，婚期只得往后拖延。

公爵夫人同意斋戒前把婚事办了，倒是得把嫁妆分作两份：一份大的，一份小的。

勒文始终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此时的他，仿佛觉得他自己的幸福便是人间一切的主要目的和惟一的目的，眼下自己对什么都不必考虑。他甚至对未来的生活也毫无计划，毫无设想；他一切都听任他人决定，因为他知道，事事都会安排得妥贴圆满的。他该干什么，也自有他的兄长和斯杰潘·阿尔卡里奇以及公爵夫人来给指点。他只要一同意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便是了。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离开莫斯科，斯杰潘·阿尔卡里奇建议他到国外。他全都同意。他心里想：只要你们高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是幸福的，随你们干什么，我的幸福都不可能因此增加或减少。当他把斯杰潘·阿尔卡里奇建议他们到国外去的话告诉基弟时，基弟不同意这么做，她对未来的生活竟有自己的一番打算。她深知，勒文所爱的事业在乡下。他看得

— 员 —



出，她对这一事业，不但全然不懂，而且也不想去弄懂。然而，这并不妨碍她把这一事业视为至关重要之事。正因为如此，她明白他们的家就在乡下，所以她不愿意定居外国。这样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很使勒文吃惊。但是，由于他觉得到哪儿都没有关系，于是当即就请斯杰潘·阿尔卡里擎到乡下去安排——好像这是人家份内的事似的，他这人决断力很强，那边的事就全由他安排好了。

斯杰潘·阿尔卡里奇在乡下为新郎新娘到来安排停当，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勒文说：“你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

“哎呀，哎呀，哎呀！”勒文叫了起来。“我大概有八九年没参加斋戒了。这事儿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斯杰潘·阿尔卡里奇笑着说：“你还说我是个虚无主义者！你这样是不行的。你必须参加斋戒。”

“哪一天呢？就剩四天了。”

斯杰潘·阿尔卡里奇也替他办妥了这件事，于是勒文就开始做忏悔。像勒文这样一个不信教但又尊重他人信仰的人，要去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实在非常难受。现在，正当自己万事如意、心花怒放之时，却不得不要么弄虚作假，要么亵渎神明。他觉得自己既不能作假，也不能亵渎神明。不管他追问斯杰潘·阿尔卡里奇多少次，能否不去忏悔就领到证书，斯杰潘·阿尔卡里奇都断言这根本不可能。

“只花你两天功夫，这还怎么啦？再说，司祭是个非常好的挺开明的老头儿。还没等你觉出来，他就能把你这颗牙给拔掉了。”



在站着做第一次日祷的时候，勒文试图再次唤起自己十六十七岁那个时代所体验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就确认这是彻底不可能的。他极力把这一切都看成走亲访友那样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可是他又觉得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勒文也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摇摆不定的。信仰吧，他做不到，但同时，他又不能坚决认定这一切全都不好。

在做祷告的时候，他时而听着祷词，尽力把与自己相容的观点附加于其中，时而，当他对祷词感到不能理解，觉得应该加以批判之时，设法做到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去思考问题、观察四周、回忆往事。

他坚持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后，到了第二天，他起得比平日更早，连茶也没有喝，早上愿点钟就来到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在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教堂执事，再就没有什么人了。一个年轻的助祭，穿着薄薄的法衣，那长长的脊背的两半明显地突现出来，他过来迎住勒文，随即走到墙边的小桌旁，开始念诵训诫。在他念诵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再三地急促地重复“愿上帝保佑”（听上去“保佑”成了“不要”）的时候，勒文觉得他的思想凝固了，而且打上了封条，眼下绝不要去碰它、动它，否则就会乱套了，于是他站在助祭后面继续想心事，不去听更不去领会。“她脸上的表情丰富极了”，他想起昨天他们俩儿坐在屋角那张桌子旁的情景时对自己说道。他们相对无言，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差不多总是这样。接着，她把一只手放到桌上，不停地把它张开、握紧，看着手的动作，她自己也笑了。他



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又怎样仔细地观看那粉红色的手掌上交错着的纹丝。“又该念‘不要’了，”勒文心里想，一面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鞠躬的助祭那背部的柔软动作。“后来她抓起我的手，仔细地看掌纹说：‘你的手真好。’”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短短的手。“没错，这就快结束了，”他想，“不对，好像要从头念起，”他心里想，注意听着祷告。不，是要结束了；瞧，他正在深鞠躬。结束之前总要来这么一下子的。

助祭从波里斯绒袖口里伸出一只手偷偷接下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这就去登记，随后就用他那新靴子大声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地板，快步走上了祭坛。

不多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外望了望，就向勒文招手。一直被锁住了的思想此刻在勒文的头脑里稍稍活动了起来，但他连忙把各种念头驱走。“总会解决的，”勒文想了想，就朝读经台走去。他迈上台阶，往右一转，就看见了司祭。

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疏的花白胡子，一双善良的眼睛露着倦意，他正站在读经台旁，翻动着圣礼书。他向勒文轻轻地点了点头，立刻就惯用的腔调读起了祈祷文。读完以后，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朝勒文转过脸来。“凡人看不见的基督已经降临，他前来听您的忏悔了，”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道。“您相信神圣的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接着问道，问时把目光从勒文的脸上移开，双手在圣带下合拢起来。

“我从前怀疑，而且现在还在怀疑一切。”勒文用自己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出这话，说过就闭口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要说点什么，然后就闭上双



目，用弗拉基米尔口音赶忙说道：“怀疑乃人类的天生弱点，不过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念。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对一切都怀疑，大多时候我都是在怀疑的。”

“怀疑是人类的天生弱点，”司祭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那么您主要怀疑的是什么呢？”

“我什么都怀疑。有时我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勒文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随之又为自己失言而感到惶恐。

可是，勒文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司祭产生什么影响。“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司祭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连忙说道。

勒文没有作声。

“既然您看得见被创造的万物，那么您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是谁用日月星辰装点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么美丽的？没有造物主能行吗？”他说着，用探询的目光瞥了勒文一眼。

勒文觉得，这时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合适的。所以只得就问题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就去怀疑上帝创造万物了呢？”司祭带着莫名神情说道。

“我什么都不明白。”勒文红着脸说，他觉得自己的话很蠢，但觉得在这种场合下说的话也不可能不蠢。

“请您祷告上帝，祈求上帝吧。这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也恳求过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是有巨大力量的，而我

— 缘 —



们绝不该受它控制。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他接连地重复着。

司祭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想什么。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的教区教民和忏悔者雪儿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吧？”接着又微笑着添了一句：“她是位很好的姑娘啊！”

“对的。”勒文答道，同时替司祭感到脸红。心想：他在主持忏悔的时候问这件事有什么必要？

于是，司祭就像回答他所想似的，对他说道：“您要结婚了，上帝也就可能会赐给您后代，不是吗？如果您不去战胜您心中的魔鬼——把您引上不信教歧途的魔鬼的诱惑，那么您还能给您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他带着温和的责备口吻说道。

“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就不会仅仅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荣华富贵；您还会希望他们得到拯救，希望真理之光能照亮他们的心灵。不是吗？要是天真的孩子问到您：‘爸爸！这世界上叫我特别喜欢的一切，像大地、水、太阳、花、草，都是谁创造出来的？’那您又如何回答他们呢？难道您能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吗？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上帝已经无比仁慈地向您揭示了这一切。或者您的孩子问您：‘死了以后我会怎么样了？’如果您什么都不知道，您能说些什么呢？您怎么样回答呢？您就任由他们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啊！”他说到这儿就打住了，头一偏，用慈爱温和的目光望着勒文。

勒文此刻什么也没有回答——不是他不愿意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类问题；再说，有



朝一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时，再去考虑怎样回答也不迟。

“如今您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您应该选定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您祈求上帝吧，求上帝以慈爱为本帮助您、怜悯您吧。”司祭结束了自己的话。接着他念起了赦罪祷文：“愿我主上帝，基督耶稣，以自己无限的慈爱，宽容这个儿子……”司祭念完后又为他祝福，这才放他走了。

这天勒文回到家里，心情非常好，因为那种令人难堪的状况，不用他说谎就结束了。除此之外，在他脑子里还留下模糊的记忆，那个善意可爱的小老头所说的一番话，似乎完全不像他起先所想的那样愚蠢，而且其中道理，有的还需要弄明白。

“自然，不是现在，”勒文想，“等以后再说。”勒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有不豁达和不纯洁的东西，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跟有的人一模一样，对别人所抱的态度，他看得很清楚，很不喜欢，为此他还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当天晚上，在多莉家里勒文和未婚妻一道度过，感到特别快活。在对斯杰潘·阿尔卡里奇描述自己心情如何兴奋的时候，他说他快乐得活像一条被训练跳圈儿的狗，终于领悟并完成了要求做的动作，于是兴高采烈地汪汪直叫，还摇着尾巴，忘乎所以地在桌子上和窗台上又蹦又跳。

## 圆

勒文遵照习俗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没有去看未婚妻，只在他下榻的旅馆里同偶然到他这儿来的三个单身汉一道吃午饭。这三人一个是他的兄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滚是



他的大学同学卡塔瓦梭夫，如今是自然科学教授。这回是勒文在街上碰见他，把他拉到这儿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莫斯科的民事法官，勒文的男宾相，还是他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开心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心情很好，卡塔瓦梭夫独树一帜的见解更让他喜不自禁。卡塔瓦梭夫感觉到自己的见解受到重视和理解，于是更淋漓地加以发挥。奇里科夫则不管大家谈论什么，他都愉快地参加进来。

卡塔瓦梭夫保持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一字一顿地拉长声音说道：“我们这位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个何等有为的青年啊。我指的是昔日，因为眼前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刚出校门的时候，他是热爱科学的，他所关心的都是与人类攸关的大事；而现在呢，他的才能却有一半用来欺骗自己，另一半用来为这种欺骗作辩护。”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我真还没有见过。”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同分工。有的人什么也不会做，那就应该去造人，而其余的人，都应该促使他们得到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喜欢将这两种分工混淆起来者不在少数，我是不在其列的。”

“等我得知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庆幸！”勒文说，“一定要请我参加婚礼啊。”

“我已经在恋爱啦。”

“没错，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勒文对哥哥说，“米哈依尔·谢苗诺夫正在写一本有关营养的著作和……”

“哎，别乱说！写什么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真的爱墨鱼。”

— 愿 —



“爱墨鱼并不影响您爱妻子呀。”

“墨鱼嘛，是不妨碍，但妻子会妨碍的。”

“为什么？”

“到时您就知道了。看您现在，又爱务农，又爱打猎，——可是往后，您就等着瞧吧！”

奇里科夫说：“对，阿尔希普今天来了，说是普鲁特诺那边来了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呐。”

“哎，缺了我，你们也准能捉到猎物的。”

“这是实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可往后你就跟猎熊这档事儿说声永别吧，——夫人不会放你去的！”

勒文笑了笑。一想到妻子不肯放他去的情景，他就乐不可支，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奇里科夫说：“要是您不去，就是把两头熊都猎到手也是令人遗憾的。还记得上回在哈比洛沃的情景吗？真神了！”

在对方认定不结婚也可能会有什么乐趣的情况下，勒文不愿去扫人家的兴，所以就什么都闭口不谈了。

“同单身生活告别的习俗得以确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可是不管有多幸福，还是会为付出自由而惋惜的。”

“您是否承认有那么一种感觉，像果戈里笔下的新郎在即将举行婚礼时想从窗口跳出去呢？”

“肯定是的，只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梭夫说，并纵声大笑起来。

“怎么样，窗子可是敞着的……咱们这就动身到特维尔！那儿有一头母熊，咱们可以直捣熊窝。真的，就坐五点钟的车。”“走！这儿的事儿随便他们怎么办好了。”奇里科夫笑

— 怨 —



着说。

勒文也笑着说：“我心里却找不出惋惜自由的感觉。”

“现在您心里乱麻一团，自然找不出什么感觉啦，”卡塔瓦梭夫说，“等到您稍微清醒一点儿，那就有感觉了！”

“不，要真是那样，说什么我也会有所感觉的，就是得到了感情（他不愿意当着对方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但总会为失去自由而觉得可惜的……可是恰恰相反，我倒为这样失去自由而兴奋。”

“真麻烦！此人无可救药了！”卡塔瓦梭夫说，“好吧，让咱们来干杯，祝他百病全消，或者，祝他的梦想哪怕有百分之一能够实现。——这也算得上是人世间前所未有的幸福了！”

一吃完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更衣去参加婚礼。

这时只剩下勒文一人，他回想着这些单身汉们的话，于是又一次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种为失去自由而惋惜的心情？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笑了。“自由？要自由干什么？幸福恰恰在于去爱，心甘情愿，想她之所想，思她之所思，就是说，不求任何自由，——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了解她的心思，她的愿望，她的感情吗？”忽然有个声音悄悄问道。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异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他感到恐惧、怀疑，对一切都怀疑。

“万一她不爱我呢？万一她只不过要出嫁才嫁我的呢？万一她甚至连自己正在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呢？”他向自己不断发问。“她也许会清醒过来，于是，一结了婚就明白自己



并不爱我，而且过去也不可能爱过我。”于是种种与她有关的奇怪的、最坏的想法便开始涌上他的心头。他嫉妒起她对伏龙斯基的态度了，就像一年前那样，仿佛他看见她跟伏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真情全都告诉他。

他一下跳了起来。“不，这样可不行！”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这就去找她，去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清楚：我们还是自由的，关系到此结束是否更好？这样总比一辈子不幸、耻辱和不忠要好得多！！”他怀着绝望的和对所有人、对自己、对她都愤恨的心情走出旅馆，坐车直奔她家而去。

他在后屋里找着了了她。她正坐在衣箱上，和一个侍女在清理东西，挑拣着搭在椅背上和堆放到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咳！”她一见他就叫了起来，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怎么（最近这几天她跟他说话时忽而称“你”，忽而称“您”）来了？真没有想到！我正在挑当姑娘时穿的衣服呢，看哪一件给哪个穿合适……”

“哦！这很好！”他说，心情忧郁地望着侍女。

“你去吧，敦尼亚莎，我待会儿再叫你！”基弟说，“你怎么了？”她问，侍女刚出去，她就毫不犹豫地用“你”称呼他。她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特，既激动，又阴沉，她感到心慌意乱。

“基弟，我很痛苦。我一个人受不了这种痛苦，”他带着绝望的声调说，并站到她跟前，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从她脸上那深情而诚挚的神情，他已经明白自己想要说的那一套，全不过是庸人自扰之举，可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来



消除他的疑虑。“我来是要说，现在还不晚。这一切都可以作废，取消。”

“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怎么了？”

“就是，就是我说过上千遍，而且不能不考虑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本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你考虑考虑吧。你走错一步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你是不会爱我的……如果你……最好还是说说吧，”他说着，没有抬眼看她。“我会变得不幸。让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什么都比不幸强……趁现在还有时间，不管怎样总会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恐慌地说，“就是说你想拒婚……不要办了？”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叫了起来，气得满脸通红。

然而，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压下心头的怒火，把衣服从椅子上推掉，坐到他的身旁。

“你都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吧。”

“我想，你不可能爱我。凭什么你会爱我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啊？……”她说，哭了起来。

“唉呀，我都干了什么了！”他叫了起来，同时跪在她面前，吻起她的双手。

五分钟之后，公爵夫人走进来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完全和好了。基弟不仅使他确信她爱他，而且还针对他所提的她为什么爱他的问题，给他细说了爱他的原因。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是因为她了解他喜欢什么，而且了解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一来他觉得完



全清楚了。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边清理衣服，边在争论，因为基弟要把勒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的连衣裙送给敦尼亚莎，勒文则坚持这件衣服谁也不给，可以给敦尼亚莎一件蓝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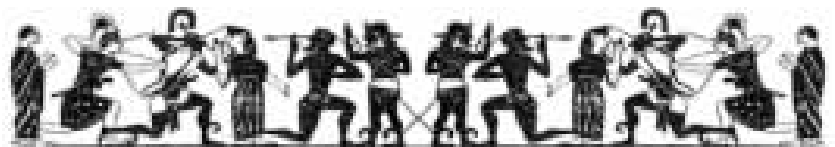
“你怎么不懂呢？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穿蓝色的不合适……这我都是考虑过的。”

公爵夫人听说他来的原因，半真半假地生气了，叫他马上回家换衣服，不要妨碍基弟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就要来了。

“这些天来她本来就什么也吃不下，人都消瘦了，可你还来说那些傻话，叫她不得安宁，”她对他说，“你走吧，走吧，我亲爱的！”

勒文尽管感到又内疚又惭愧，但却完全放心了，就这样，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馆。他的哥哥、多莉以及斯杰潘·阿尔卡里奇，一个个都盛装打扮，正在等着他，好用圣像为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多莉还得回家，把她那个卷过发和抹过油的儿子接来，因为他到时得捧着圣像伴随新娘。还有，必须派一辆车去接男宾相，另一辆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该转回来……总而言之，要处理的事非常复杂，非常之多。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再耽搁了，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进行得不像样子。斯杰潘·阿尔卡里奇与妻子并排站着，开始摆出一副令人发笑的庄重姿势，手举圣像，叫勒文鞠躬，然后面带亲热和逗乐的笑容祝福他，吻了他三下；多莉也照样做了；做过后便急匆匆地坐上马车，并且又去为调派车辆这一重任而忙开了。



“好吧，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你坐咱们家的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果乐意走一趟，那么完事就把车打发回来。”

“好的，我很乐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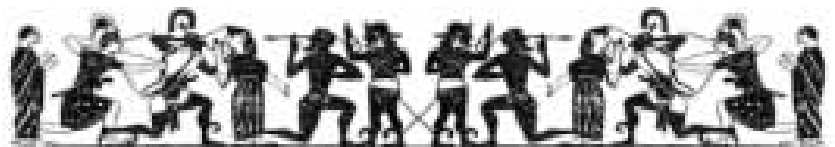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就把他接来。东西都送去了吗？”斯杰潘·阿尔卡里奇说。

“送去了，”勒文答道，接着就吩咐库兹玛把要换的衣服拿来。

## 猿

一大群人（多半是女人）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挤进里圈的人就都往窗口拥去，你推我挤，吵吵嚷嚷，隔着窗栅往里面张望。

二十多辆马车在警察指挥下已经沿着大街停放有序。一位制服笔挺、神采奕奕的警官，不顾严寒，站立在门口。还有车辆陆续不断地前来，进入教堂的有的是头戴花饰、手提裙裾的女宾，有的是脱下军帽或黑礼帽的男宾。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烛架上和各处圣像前的蜡烛全都点亮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金色光轮、圣像镀金的雕刻花纹、银色的枝形烛架和烛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黑的圣经、还有司祭和助祭们的法衣乃至法衣内的长衣——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洒满了融融烛光。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举目都是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以及长手套的人群中，不断传来压着嗓门但却十分热烈的说话声，这声音在高高圆屋顶上奇特地回荡着。每一次大门打开，发出



响声的时候，人群里的说话声便嘎然而止，大家全都一下回过头来，盼望看见正在进来的新郎和新娘。然而，大门已经打开十多次了，而每次进来的要不是加入到右边来宾席里的姗姗来迟的客人，就是骗过或买通了警官，混进左边观礼席的观众。现在无论是亲友还是来旁观的人，全都等急了。

最初大家以为新郎和新娘马上就会到的，对他们的迟到还不太在意。后来就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往大门张望，议论起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接下去，这种迟到便令人感到很不妥当了，于是亲戚和客人们都尽力装作不去想新人的样子，只顾说他们的话。

大辅祭似乎想提醒人们注意他的时间如何宝贵，很不耐烦地咳嗽起来，咳得连窗玻璃都在颤动。唱诗台上的歌手们也心烦了，只听到他们一会儿练练嗓子，一会儿擤擤鼻涕。司祭一会儿让执事，一会让助祭去看看新郎到了没有，而他自己，尽管穿着法衣，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再次地走到侧门去等候新郎。有一位太太终于看了看手表，说：“这可太奇怪了！”于是所有的宾客都焦急起来，开始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诧异和不满。一位候相驱车去探个究竟。这个时候基弟早已准备停当，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披着长长的婚纱，头戴香橙花冠，正同代替母亲的女主婚人和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雪儿巴茨基家的客厅，眼睛盯着窗外，等着候相前来通报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但她空等了已有大半个小时。

在这同一时刻，勒文却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他只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只见他频频地把头探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在走廊上总也看不见他

— 缘 —

